西遊折瓊

單

西遊折瓊

孫市河三陽 讀

【虹卷】

（松平樂翁 題字）

窮探極覽

（林 述齋 詩）

貞堅不レ磷德尤全。袍笏堪レ尊石丈賢。多少世間拜レ塵輩。翻呼二米老一做二狂顚一。

右題二元章拜石圖一詩。錄似二市河孔陽一。 述齋

（鏑木雲潭 畫 拜石圖）

癸亥仲秋送二家兄西遊一 祥胤

（柴野栗山 文）

享和三年
松平定信 四十七歲
林衡 三十六歲
鏑木三吉 二十一歲
柴野彥輔 六十八歲

余性鈍頑偏滯。百事不能及人焉。是以凡觀于人。只知見其不可及而愛之。而不知其他。不獨以正大嚴重之可敬。愷悌慈良之可親。博學才藻之可艶。而雖以狂顚峻激之可畏。蠢鄙樸野、古怪奇僻之可笑。亦有悅慕其眞韻絕塵之不可及者。而愛不能忘於心焉。平生所交其人不知幾千百人。而其性行風格又不知幾千百樣。而與之往來五十年餘。雖有親疎。未嘗失其歡心。由是余所以待天下士也。雖天下士之不以余之鈍滯而見遐棄者。蓋亦以此也。市河生孔陽才性輕便。風儀艶逸。望之固既可愛也。而其於筆札。出入百家而歸宿大米。清雅姸麗。使人一見其片紙斷牘。雖未見其面。而悅慕不能已焉。安得不收而編愛籍中哉。相從三五年。時出抄墨以樂余。使一笑於塵務鞅掌之際者生之賜也。一日東書栞。將觀于上國。而游于時英。益窮其所未知。來求余一言。欲以媒于上國士大夫。余嘉其不自足也。書此與之。薦之上國諸友。笑而語之曰。今舉新愛友。以薦之舊愛友。苟不鄙余則其豈有所怍哉。於京師則皆川伯恭以下。於攝則中井兄弟以下。岡山有姫井、萬波等焉。神南有菅晉帥焉。廣陵有賴兄弟焉。是皆愛籍中之尤者也。益西而筑肥。遂至于瓊浦。苟有言邦彥者。輒先之以此文。而從以子筆札。則豈有不愛子者哉。子其行也。

享和癸亥八月忘年友柴彥書贈

谷文晁
四十歲

(谷文晁畫)

嵐山白雲圖

夫山水有可望者。有可遊者。有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河君今發江戶。行探東海勝。奇峯峭壁。參差相列。就中富嶽勝。以可望者也。至琵琶湖。一望廣懷。萬象相浮。以可遊者也。既至洛陽。其山幽。其水潔。四望多景。以可居者也。昔日予居之三年。東山嵐山。雲氣變幻。以收入筆端。儼然米家墨戲也。河

松平君倫
因幡支封
三十七歳

君素有此癖。因寫此以餞。聊目中眞景而已。君對景正。

癸亥桂月十三日文晁

（松平冠山　文）

送市河孔陽序

市河孔陽爲二豎所困。汔五年。今玆之秋稍瘉。瘉則將西觀京攝之間。又西歷播備。又南放於讃矣。先發數日過余曰。此行也昆弟諸友或以病之故而尼之。或以不遠遊之義而責之。獨父母則許之。公以爲如何。余曰。夫有是症。大黃烏喙之毒。滌胃刮腸。亦可用也。人誰謂之不孝。況山水之秀。泉石之清。以之怡神養性。而利於病。則可遊也。達人偉士。與之酬錯。與之馳驅。以之暢氣適情。而利於病。則可遊也。不曰父母唯其疾之憂乎。岱岱然結轍高衢。孰與蹩躠乎伏枕于膝下。仡仡然負笈千里。孰與痯痯乎嚙被于室隅。且子之此遊也。固非無方者。家嚴之弗尼弗責者有故哉。然昆弟

松平恭

諸友之言。亦可不思乎。今夫東海之路。不爲近也。山則有筥根薩埵宇津鈴鹿之險。川則有富士安部大井天龍之阻。況新居桑名之渡。洪浪奔騰。與我武總諸水不侔者乎。至於南海則雖未目擊。意其難非二渡之比也。可止則止。勿由徑。勿欲速。待旦而發。先昏而宿。資斧必戒。童僕必貞。夫如是而後。爲一擧足不忘父母矣。抑夫山水泉石之可以觀覽者。瞽者不與。跛者不能。今子能爲之。非父母全生之德邪。如之何其忘之。達人偉士可以交結者。愚者不與。不肖者不能。今子能爲之。非父母善教之功邪。如之何其忘之。苟執此心以往。則昆弟諸友將慫慂之不暇。烏得尼而責之乎。子往矣。癸亥仲秋愼齋松平定常。

（松平需堂　詩）

秋晴無境不相宜。碧水丹山定有詩。忽向洛陽多逸興。獨留江左足傷悲。數聲賓雁呼愁夢。一路歸雲隔別離。客夜應逢三五月。知

佐藤大道
三十二歳

吾把酒憶君時。

送河孔陽遊京畿　需堂龔

（佐藤一齋　文）

別河君孔陽叙

古之儒也在卿士大夫。今之儒也在布衣。在卿士大夫。其於致君澤民無難也。在布衣。則獨善其身耳。雖或起而穀於是邦者。其職不過執經而進。惟斤斤乎章句之講。而月率兩三次。次廑一食頃已。嗟乎儒而如是。與夫執技以進者奚異。抑可醜也歟。河君孔陽寛齋先生令子也。先生曩都講昇平學。今仕富山侯。最以詩著。孔陽則庭訓有素。又善臨池技。得力南宮爲多。嘗自謂。今之爲儒者。其名則儒。其實則技。世亦技視之。乃儒未必爲重。而技亦未必爲輕也。則古今時異。末如之何。古者四民各業其業。而儒其躬也。我將儒其躬者之不變。而業其業者有擇焉。於是姑寄於書以爲業。居四五年。乞揮灑者日多。名聲翕然。至於與乃翁等。乃翁有詩必藉孔陽之筆。孔陽染筆亦必錄乃翁之詩。世蓋莫不艷二妙歸一家也。嗚呼孔陽乎。眞能適宜於時。而弗詭於古者哉。今玆八月將觀光於京畿。而攝而播而備。又航於四國。然後言旋也。來別於余。且乞言。顧余無可言。乃翁之訓蓋既先焉。乃敍其平素以識別。

亨和癸亥秋仲　江戸佐藤坦拜言

鈴木雍
五十二歳

（鈴木芙蓉　畫　山水）

癸亥秋月寫以送米庵主人西遊　老蓮

大窪天民
三十七歳

（大窪詩佛　詩）

男子從來輕四方。秋風容易著行裝。初識客亭孤宿夜。蟲聲唯爲一人長。

短堠長亭去不休。行松盡處帝王州。秋來何地不宜月。宿處必求南面樓。

市河世寧
五十五歲

臨別無端只耐嗟。舊遊思得客京華。到今遺恨君知否。不見嵐山
二月花。
君家自有筆如椽。重襲珍藏幾許年。明石城東行合試。瓊砂十里
似鋪箋。
送河孔陽西遊　大窪行草
（市河寛齋文）
亥兒將西遊。出一大卷乞跋尾。嗚呼予何言哉。白川源公賜之題
字。如愼齋松平公、述齋林公、栗山柴公、宮津需堂公子。及他平素
所辱忘年之誼者。或文或詩。各有所敎。以戒愼焉。以勉勵焉。爾能
體其言而遊焉。庶乎不負其所志矣。嗚呼予何言哉。乃爲賦陟岵
首章而別。癸亥仲秋十八日寛齋老人。

文化元年
花山院愛德
皆川伯恭
七十一歲

【貫卷】
（藤原通齋題字）
筆歌墨舞　通齋
（皆川淇園文）
先是余素聞江戶有宿儒河子靜久矣。享和癸亥季冬。其子孔陽
來京。請謁余。見之則孔陽爲余發其行裝所齎柴子彥送序。其序
中言。孔陽善書以米襄陽爲師法。且言。其行抵京則宜先見余以
請贐言。孔陽因言。家父經史之餘好詩。嘗又廣涉本邦典籍諸家
記載。其中錄唐賢詩篇雋語者往往有之。率亦皆今西清所輯刻
全唐詩集中所漏逸者也。家父每見輒抄錄。及經數年。其所獲殆
溢篋笥。於是遂輯集成三卷。命曰全唐詩逸。僕今將西遊長崎。一
觀外國清及朝鮮紅毛諸舶風采。以弘覽識。而行槖中亦齎其書。
或得傳之清客。而以補其闕逸。則是亦不虛家父所嘗搜集之勞

也。前者途歷伊勢四日市。則家父門人池五山在焉。及聞是事。乃
勸僕刻傳。僕是其言。來京已命工。計比及春二三月。工當竣。竣則
將賚其刻本以西也。願先生爲書是事以爲送序。夫以河孔陽宿
儒之子善書。又有柴子彥勸其在京來見我乎。且夫唐賢逸藻。雖
零句碎語。亦皆崑山之片玉。桂林之一枝耳。西土之所亡而我土
在之者。無乃天有意護之者耶。子靜君之勤。豈可不謂之全唐詩
之女媧氏乎。孔陽欲就其父志。而能以刻鐫。且遠賚之長崎。欲以
傳之西客者。豈亦可不謂之孝能不厭勞乎。然余乃更有望焉。蓋
余竊觀今西人書。率多宗董玄宰。而其筆氣綿弱。體格卑近矣。孔
陽書學米黻肖矣。孔陽適長崎。與西客會。因使示以其所書。則於
彼其學書之法。亦未必不足以爲他山之石也。不知孔陽以爲如
何。送河孔陽遊長崎序。

文化紀元春二月念六日　皆川愿撰幷書

松村伯望　五十二歲

村瀨君績　五十九歲

岸昌明　五十六歲

伊藤善韶　仁齋孫　七十五歲

（松村月溪　畫石）

吳春

（村瀨栲亭　詩）

抱病無因伴遠遊。龍鍾臨別懇相求。屐山颿水三千里。囊括烟雲
分我不。

癸亥之冬
河孔陽詞丈。訪於華陽之弊居。見徵贈言。時余久臥病不果。頃
者將遊長崎。因力疾題一絕送之。腕重殆不成字。幸諒之耳。
文化元年四月望　源之熙

（岸駒　畫　米芾扣舷圖）

甲子春爲米葊岸駒寫

（伊藤東所　詩）

隔岸人家綠樹幽。淡雲吹盡晚風收。泛波小艇載詞客。知是苦吟

大原翼
佐野元章
京師儒
五十四歳
岸岱
駒之男
二十三歳
清田公績
京儒
五十八歳

豁二遠眸一。

題山水圖　東所韶

（大原吞響　畫　梅花書屋）

墨　齋

（佐野山陰　詩）

汗漫遊來入二帝畿一。銀鞍也逐二落花一飛。奚奴應レ怪錦囊重。海內名
山收盡歸。

奉レ送三
三亥市河道兄遊二海西一　藤原憲

（岸　岱　畫　波浪）

甲子春爲二米庵兄一　卓堂岩國章寫

（清田龍川　詩）

送下米莾市河詩宗之二南都一遂遊中西海上

小栗萬年
京儒善書
巖垣孟厚
京儒
六十四歳
兩森士毅
京儒善書篆
刻
奥貞章
應擧門人

茅堂相値好因緣。況是風流堪レ可レ憐。探レ勝能遊三岳遍。留レ詩長敎二
萬人傳一。烟霞誘引南都杖。書畫追隨西海船。更說歸途再尋レ我。又
將二茗飮一設二離筵一。　龍川清勳拜

（小栗十洲　詩　畫　後赤壁圖）

奉レ送三米庵詞宗遊二長崎一
東北殊レ鄉風馬牛。騷壇交熟餞二西遊一。千年妙墨雙鉤帖。萬里滄レ藍
一葉舟。新識烟霞詩得得。舊棲花鳥夢悠悠。尊前唯約歸來速。莫
レ及二瓊江明月秋一。　十洲平光胤拜

（巖垣龍溪　詩　兩森栗齋書）

晉唐千載見二遺風一。興發翩翩揮筆中。書體詩情皆磊落。前身愛石
米南宮。　贈
米庵河君　龍溪巖彥明拜　兩正弘書

（奥文鳴　畫　花鳥）

文鳴

（伊澤子琢文）

送河孔陽遊長崎序

余間歲祗役江都。結交於河孔陽已久矣。癸亥歲復在江都。臨歸發告別於孔陽。孔陽曰。予夙有觀光上國。西遊崎陽之志。將以是歲八月發。取路山陽。則當必訪子之居也。然予善病。難必期也。予曰。子之病者所謂煙霞疾者。非庸醫所能也。用山砭水針。是爲其宜也。請決焉。以勸其遊而別。余以去歲十月入京。乃寄書促西遊。則孔陽既發。不知其書達否也。予一日出遊。適逢孔陽于路上。曰嚮聞子之在京。昨日入京。今且訪邸舍。而相見乎此者。所謂神交矣。相延至僑居。孔陽先披行李。出觀富嶽詩六首示予。其詩極富嶽變態。皆可誦也。予亦示高雄觀楓詩。相共誇奇觀。以是泉石之談不覺膝前席。日暮而歸矣。孔陽在京百日餘。其間伏水探梅嵐山觀櫻。余亦莫所不偕行也。就中以嵐山之櫻爲一大壯觀。夫嵐山之爲地。山水清雅。添以名花之芳艷。意其名花之美。豈亦出於山水之秀歟。袁石公有言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時乏態。如嵐山幽邃清雅。無此二疵。平生山水之觀。以此爲其魁。世稱爲海內之絕者信矣。其他洛下名區勝概。古刹舊家。其所藏書畫器物之觀亦探窮莫不同行也。念俱爲東覊客。得同好友若是可喜也。是歲四月將遊崎陽臨別請余之贈言。余曰。淇園先生述乃翁詩逸之舉。栗山先生述子之筆墨之妙。其他諸名家詩文。靡所缺遺也。余復何言。以彼邦所逸詩與子之所得筆訣。傳之海外。則是乃子此行專志之所存。實足以增吾國華也。然海舶在崎陽者。皆賈人也。無足共論文辭筆札者。詩論李唐。書論米法。而寧有能解其旨者邪。是未可知也。則子之對西客。無乃有方枘圓鑿之狀者乎。余顧駿之芙蓉嵐山之櫻。爲海內之絕。芙蓉之爲名山固勿論而已。

夫櫻者海外所無者。彼櫻者名同而物異也。嵐山之勝地而有此名花。豈非可詫賞者乎。是子之所目擊。宜質之西客。彼雖賈人眼無一丁字者。名區之秀麗。名花之芳豔。乃其或宜得知也。令此二絕傳于海外。則示吾國華者。其未必在於斯也歟。是予之所望於子也。是爲序。

文化紀元甲子夏四月　　黃薇伊澤璞拜言

柴田威仲　二十五歲

（柴田義董　畫　山水）

義董

中島潛夫　龜山儒

（中島雪樓　詩）

孔陽河詞伯西遊探勝。來訪藩諸故。喜而賦贈。

千里吟遊入帝都。窮探名勝盡成圖。對時談咲才難敵。到處逢迎德不孤。詠雪舊諳高富嶽。知音新喜及琶湖。更期西海還來日。重視囊中萬斛珠。

雪樓中島漁拜

釋正遂　五十四歲

（釋　玉潾　畫　竹）

淡海玉潾寫

【月　卷】

文化元年　胡振舶醫

（胡　兆新　題字）

龍　飛　鳳　舞

爲米庵先生書　　蘇門胡兆新

程霞生　來舶

（程　赤城　題字）

桑　蓬　畢　事

嘉慶九年巧月　　七十老人程赤城

賴千秋　五十九歲

（賴　春水　詩）

凌得波濤險。侵晨扣我門。能免江魚腹。欲褫孝子魂。孝子愛山水。應接不厭繁。收之爲詩畫。一囊獻家尊。　贈孔陽河君　賴

惟完

(補)君學書志亦深。莫泥古莫媚今。學識長心手會。書時一字千金。春水似孔陽。

(賴山陽文)

送市河君孔陽序

論書猶觀山水也。山水成於造化。而書法出於神氣。均之自然也耳。不會其自然。而規規於其形迹。未足與語於斯矣。 市河君孔陽江戶人也。曩游京游二筑。游瓊之浦而淹焉者十旬。復經山陽而還也。而過家翁留宿數日。余聞其論書。觀其揮灑。以服其精妙云。 孔陽將去。顧余而謂曰。子盍一言。余曰吾其何言。無以則有一焉。夫富岳之爲山。大井之爲水。以雄壯勝者也。嵐山鴨河。以秀媚勝者也。阿蘇温山玄海紫溟。以奇拔宏闊勝者也。今此諸勝比諸書法。猶鍾王顏柳米蔡諸子乎。諸子之於書。雖無不兼具諸體而要其最所長則亦各有可名者。猶彼流者峙者同其體而異其氣也。今也 孔陽於所謂同體異氣者。窮探極覽。無不攬結而包蘊之。則異日發諸筆端者。兼前諸子之所長。而行之以己之神氣。有雄壯者。有秀媚者。有奇拔宏闊者。變幻百出。無施不可。猶彼造化之隨物賦形。而無心於其巧也。亦何規規焉追古人形迹。而局促其矩矱間哉。行矣 孔陽。阿蘇温山玄海紫溟則子已記之矣。再過彼嵐山鴨河富岳大井。仰而觀俯而思。則所謂鍾王顏柳米蔡諸子。果似邪否邪。迺其神氣之髣髴。必有非區區摸搨所能傳者。其將曰賴生不吾欺已。

文化甲子重陽前一日　安藝賴憐二拜草

(補)懷抱一兼尊酒傾。論談方與海雲生。桑蓬畢事尤堪羨。東武西肥自在行。

右奉迎市河君用其鴨河詩韻。

苦倩病魔去。勾住宿吾家。茶共憐宵寂。談常至日斜。佳篇
腹中錦。貧供架頭叉。無奈玆分手。相逢期正遐。
右送市河君。用其三保浦韻。
甲子重九　　辱交　賴憐二拜

岡君章
廣島畫家

（岡　岷山　畫　竹）
岷山岡煥寫

姫井仲明
岡山儒
五十五歲

（姫井桃源　詩）
河君孔陽見訪賦此以贈。
桑蓬志願此初伸。紫海淹留秋又春。遺調因君傳異域。遠遊還
自慰。慈親。囊中翰墨連城價。盆上嵋峨環堵貧。對岳仙翁若相
問。桃源洞裏養吾眞。
姫井元喆拜

村上茂篤
岸駒門人
二十八歲

（村上松堂　畫）
松堂

奥田志季
播磨儒
七十六歲

（奥田尙齋　詩）
九天一寶。玉耶維嶽。巍乎明潤。雲物所琢。高標富相。亙古無玨。上
撲芙蓉。下宏根礎。峻極不遷。豈翅仁樂。
題富山圖　播州奥田元繼書以贈
河孔陽。

濱田世憲
大阪醫
三十九歲

（濱田杏堂　畫　山水）
米庵詞宗將東歸。寫秋意淸遠圖贈之。
一粲　杏堂憲

篠崎安道
大阪儒
六十八歲

（篠崎三島　詩）
孔陽市河君見過。卒然賦謝。
橋梓同心業亦同。學書曾慕米南宮。不唯法帖傳佳句。詞藻先聞
函阪東。
男兒志氣事蓬桑。來訪方知市孔陽。父子風流義獻在。何言獨似

鼎元新
大阪畫家
三十九歲

森川世黃
大阪儒
四十二歲

釋元瑞
伊勢寂照寺
六十四歲

牧漢臣
駿府奉行
三十六歲

米元章。

三島筱應道拜

（鼎　春嶽　畫）

文化甲子小春。爲米庵先生寫。　鼎新

（森川竹窓　詩）

平生萬事付之天。百折猶能氣浩然。試問斬塵金絡馬。何如柔艣月侵船。英雄到底是癡絕。富貴但能妨醉眠。三百里湖隨意住。人間眞有地行仙。

陸放翁詩。錄似

米庵先生吹教。　竹窓黃

（釋　月僊　畫　拜石圖）

月僊

（牧野濟齋　詩）

煙霞山水入詩歸。何怪奚囊箇樣肥。好向尊親有佳獻。發來一一是珠璣。

菊池無絃
三十六歲

送河孔陽東歸。

牧成傑

（菊池五山　文）

凡遊四方者。誰不謂酬桑蓬之初哉。唯享福之人而可以畢事矣。京院蠻館之異。我咨詢之志不能已。彼嚴其鎖鑰。名山石室之奧。我探討之癖不能已。彼密其盖藏。兩者苟無要路以拽之。則未可輒求。一難也。鴻儒碩生之聞。我攀慕之誠不能已。彼峻其門墻。苟無先容以藉之。則未可輒進。一難也。二難或得矣。猶且涵養失素。文彩不振。楓落吳江。令人索莫。一難也。余之命薄。履此三難。所以每事廢滯不成也。今視孔陽。仰羨果爲何如。列侯諸達羽毛之文衡諸賢鈹揚之。過庭有訓。麗澤以習。加之才性英發。詞名將與書名並馳矣。一身數美職享其福。宜矣哉事之速成也。將東歸過余

文化二年
市河三亥
二十七歳

乞言。夫以成問於不成。其意不已謙乎。書曰謙得益。余益望孔陽持盈之道。以塞驕傲之源也。是爲贈。

文化紀元暢月初八。書于五瀬四日市客舍。

辱知池桐孫拜

（市河米庵の詩）

遊嵐山途中紀事十絶 時余臥病旬餘。人來報花期。遂買輿以發。

伏枕三春苦病魔。今朝强起向嵯峨。籃輿行盡黃金界。人自菜花蹊裏過。

遊客如雲里巷譁。女兒結伴共簪花。村農不管青春好。乘箇牢晴撿麥牙。

翠嶺幾堆溪幾紆。櫻花深淺自然鋪。東西南北春探遍。不識有如嵐峽無。

香風衝鼻病將蘇。下轎遲〻杖暫扶。吟友偶然花下遇。笑求好處共行厨。

春晴連日好風光。隨處花開隨處香。倦步溪邊停杖立。不知身入錦雲鄉。

晴溪新漲碧于羅。映水櫻花隔岸多。底事舟師不解趣。落紅鋪處弄篙過。

紅羅綠鬟整花鈿。二八嬌娥歌管船。渡月橋頭人似堵。爲他芳輿欲相牽。

遊艇人歸寂不譁。翠巒碧水襯殘霞。夕陽猶解留春意。餘照松間數朶花。

斜陽沒盡月如弓。細〻香追轎畔風。人去此山誰管領。羨他遊蝶宿花中。

朝去、暮歸郁路長。菜疇四面月如霜。風香不見黃金色。閣〻鳴蛙來耳傍。

鹿老渡島遇颶作

歸程已及赤馬邊。揚帆漸次向東遷。駛風吹送三百里。蘆汀葦洲夜色連。曉雲忽變風不好。特地浪湧坐如擣。下碇愼待風霽威。三日相守鹿老島。維時中秋晦半宵。石尤生勢駕怒潮。猛雨如射濤如倒。簸颺客舟墜葉飄。棹折纜斷空長歎。欲到前岸奈無翰。聖母有助舟漂沙。翻身投浪僅身半。舟人肩我上岸行。先遁死地似再生。渾身淋漓潮與雨。雨顚風狂何曾平。急入漁家把衣燎。地爐相圍只待曉。豪聲猶聞大軍走。怒勢又疑逸馬蹻。天色微白雨小休濤勢蕆蕤風漸收。岸崩舟碎茅屋倒。蕭颯景象使人愁。土人說話這天變。五十年來未嘗見。噫嘻危哉一身單。客途相逢此艱難。天幸雖免葬魚腹。可耐思之肝膽寒。君不聞千金之子不垂堂。況乃蒼海一葦航。海路險夷無定準。覆沒生死豈可量。此事書紳長爲戒。說與幾人愼行邁。

文化十一年
菅禮卿
六十七歲

余之西遊也。以癸亥仲秋發都。及甲子季冬始歸家。往來所歷峻山巨海。不下五千餘里。每逢苦樂之境。得詩不下數百餘首。如嵐山看花。藝海阨風二事。可謂樂中之至樂。苦中之至苦耳。今歲乙丑仲春。病疾小愈。偶把西遊往來諸彥所賜詩畫。裝成三卷。併書二詩於卷末。數日病苦因此一樂頓消散盡。想今日之苦樂。既與昔日異。安知他日之苦樂。與今日又不相同也。　米庵亥識

（菅茶山文）

余十一年前。來東都。與河西野先生歡。當時令嗣孔陽。西遊長崎。歸路訪余。而余未歸家。今年甲戌。余復來東都。與孔陽歡。　先生則從巡鎭在長崎。孔陽曰。家君以去年七月發程。臨別語屢及子。意必尋子。乃計行程。其過我鄕。當在八月中旬。正是余近遊不在之日也。一合一離。參差相違。如有物使之。然聞先生之至在

十一月。余之歸則十月爲期。而未得命。或儻相及。使前時兩參差。轉作今日一團欒。則幸亦甚矣。不識有物使如我意否。斯卷孔陽西遊所輯。余因以此題之。以視後日之離合。

甲戌重陽後　備後菅晉帥敬識

花笑鶯啼暖已回無車馬擾與悠哉
城中此處存些舊美日春風飯顆臺

戊午三月校讀了得即事一詩
結用成句　三陽識

西遊折瓊全